

忙碌在乡间的“蓝色轻骑”

■ 高焕

在乡村的巷道间,总有这样一群人,她们用脚步丈量民情,用真心服务群众,用数据描绘乡村发展的蓝图。每月10日,当晨曦还未完全照亮乡村的阡陌小道,一支身着统一蓝马甲、佩戴劳动力调查证的“蓝色轻骑”便已活跃在各个村落之间——他们就是农村劳动力调查员们。

“活地图”

“桂花,又开始搞调查了!”树荫下,村民们看到马桂花穿着蓝色马甲、提着公文包的身影,总会热情地打招呼。作为圆德村的村会计兼劳动力调查员,马桂花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问候。“李娜,这次刚好抽到你家了,家里掌柜在不在?”她笑着回应,话语间透着亲切与熟稔。

在农村开展调查工作,摸清家庭情况是关键。这一点,有着近5年调查经验的马桂花深有体会。她既是圆德村的女儿,又是圆德村的媳妇,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熟悉,让她如同熟知自己掌心纹路一般,

了解着村里的每一户人家。谁家院落的老梨树挂果最甜,谁在哪里打工,这些看似琐碎的信息,在她的脑海中编织成了一张精密的数据网。

“我没什么优点,就是群众基础好,见了谁都能聊两句。”马桂花总是谦虚地说。然而,正是这份良好的群众基础,为她采集高质量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即使身怀六甲,在预产期前一个月,她依然坚持带教新人。隆起的腹部与手中的调查手册相映成趣,她挨家挨户地示范询问技巧,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调查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的调查员。

以心换心

在柯庄村,马小兰同样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调查员的责任与担当。作为一名“外来媳妇”,初到柯庄村的她,曾遭遇过村民警惕的目光。但她坚信,真诚是融化隔阂的暖阳。

劳动力调查期间,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,马小兰都坚持走访每一位调查户。从一个无人知晓的陌生人,到家家户

户都熟悉的“小兰”。面对农村地区相对传统、紧密的人际关系,村民对陌生人的警惕性较强,马小兰充分发挥自己本地媳妇的身份优势,从日常的简单问候开始,关心村民的农事生产情况,主动在农忙时节帮把手,帮忙解决生活中的小困难。通过这些点滴小事,村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真诚与善意,逐渐消除了戒备心。为后续的调查工作打好了群众基础。面对复杂多元的农村就业形态,她自创“望闻问切”调查法:观察院落农具判断农事活动,倾听方言细节捕捉就业线索,反复核对多方信息确保数据精准。她的细致入微,让每一组数据都成为反映农村就业脉搏的鲜活样本。

星光为伴

“我要妈妈……”电话那头,双泉村干部贾容女儿稚嫩的声音让人心疼。作为村委会主任,贾容每天一上班就一头扎进村部的事务中,忙得不可开交。年仅两岁的女儿,只能交给婆婆照顾。每月劳动力调查入户阶段,她都要在下班后才能打着手电筒,挨家挨户地开展入户调查。当农

户的灯光在夜色中次第熄灭,贾容仍在车内反复校验数据。手电筒的光束在调查手册上来回游走,她就像一位守护数据真实的卫士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

每次调查开始前,她都会仔细核对住户信息,精心规划走访路线,确保路线最优、效率最高。同时,她深入研究各项指标含义与填报细则,对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预设应对之策。贾容还创新运用“三维核对应”——家庭成员互证、电话本人核实、邻里旁证补充,有效破解了农忙务工、代述偏差等数据采集难题。她对数据真实性的执着坚守,让她成为行走的“数据质量标尺”,每一次审核都在夯实乡村振兴决策的根基。

这支年轻的劳动力调查队伍,她们是田野间的数据采集者,更是连接政策与民生的桥梁纽带。她们用脚步丈量民情,以真诚换取信任,将万千家庭的就业故事编织成精准的统计报表。她们的坚守与付出,必将成为乡村发展道路上最动人的风景,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于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固原调查队)

晨光透过百叶窗,在办公桌上投下细密的光影。在国家统计局海口调查队的生产价格调查科,工作人员小杨的眉头紧皱,目光锁定在一份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月度报表上,某药企报送的某规格品价格数据波动很大——单价从上个月的80元/盒骤降至40元/盒,降幅整整五成。

作为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统计员,小杨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于是,他调出该企业相关产品近一年的价格汇成波动曲线来观察,结果发现:数据只在今年5月出现“断崖式”下跌,但与目前原材料价格稳定、行业政策无重大调整的市场背景严重不符。

“李经理,我是海口调查队生产价格调查科的小杨,想和您核实下本月一个规格品的价格数据,降幅很不合理啊。”电话沟通中,电话那头李经理的声音带着几分笃定:“是小杨啊,你说的降幅五成那个品种,我知道,填报的数据都是财务部核对过的,有正式合同,确实是这个月的成交价。”他的语气里透着一丝不解,不知这样的“正常数据”为何会被质疑。

挂掉电话,小杨翻开《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制度》,目光停留在“价格采集原则”章节,决定着制度手册和疑问,马上去企业走一趟。

夏日的阳光懒洋洋的,但药企的厂区并不安静,工人们正在忙碌着。在会议室,李经理热情地递来最新的销售合同:“您看,这批货是月初成交的,对方一次性采购了10万盒,我们才给了这样的优惠。”合同里“一次性付款享五折优惠”的条款赫然在列。

小杨接着问道:“其他同等条件的客户也可以享受这种折扣吗?”

李经理摇摇头:“不能,这个客户是长期合作的客户,平时都是零散采购,这次赶上他们做集中备货,相互协商后公司才决定给他们这样的优惠,而且是一次性的。”

小杨顿时明白了,自己的敏感没有错,这里确实存在问题的。于是,他立即拿出调查制度给李经理看,指着其中具体的条款道:“李经理,您对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制度理解不到位啊,制度中明确要求上报价格要剔除特殊折扣。”

李经理面色顿现尴尬:“是这样吗,真不好意思,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,但是我觉得既然是这个周期内真实发生的大额交易,就该填报这个价格啊,如果继续沿用上期价格不变,会不会显得我们不真实?”

“统计工作要求我们在遵循制度的前提下反映客观事实,制度要求剔除特殊折扣,正是为了精准反映市场普遍价格水平。”小杨耐心解释,价格调查必须要反映市场“常态体温”,如果将此类特殊交易纳入统计,那就无异于用“退烧药”掩盖了真实市场状况。“一旦后续这家公司无大额订单不再享受折扣,那么价格回升将会导致数据剧烈波动,这会影响到政府对医药行业价格趋势的科学研判啊!”

经过深入沟通,李经理最终理解了制度要义,重新报送了符合要求的数据。于是,报表系统中企业报送的规格品价格那条突兀的“断崖线”又回归了平缓,如实反映着市场价格的波动趋势。

回到办公室,小杨在走访记录中翻开新的一页,用笔及时写下了本次访企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,以明确数据修改原因。

从扑面而来的数据“浪花”中捕捉市场的“潮汐”,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吧。而那每一次对异常数据的追问,每一次对制度原则的坚守,都是为了统计数据成为真正连接企业微观经营与宏观经济决策的“桥梁”。

统计人手中的笔,并非简单记录数字的工具,而更像一把丈量真实的“标尺”——它既丈量着企业的诚信底色,也丈量着统计工作服务发展的责任厚度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海口调查队)

「断崖线」是如何回归常态的

□ 杨松

赛湖印象

徐淑婷 摄



蝉蜕为凭

顿,寂静便陡然倾覆下来,带着令人心悸的焦灼。

推开老农家的院门,老人摊开粗糙的手掌,递过一纸记账本。我凝神细看,一行行数字跃入眼帘,心头却蓦地一沉:眼下禾苗蔫头耷脑,焦渴的土地龟裂着唇,纸上这串“喜人”的产量又从何而来?老人浑浊的目光扫过我微蹙的眉头,沉默在燥热的空气中蔓延了片刻。我正要询问,老人顺着我的视线将布满厚茧与裂痕的手指点在表格的一角:“同志,这里……有小数点嘛,莫看错了。”声音不高,却如金石坠地,字字清晰。他抬眼,目光坦荡得如同曝晒过三伏的麦场,“地里的收成,是

老天爷眼皮底下过秤的物件,虚一分,心头的秤砣就坠一分沉。收成薄是薄了,可记在账本上的都是实情。”

一束斜斜斜穿过窗棂,在他古铜色的侧脸上雕琢出深峻的轮廓,他朴拙的话语,在这一刹那压过了窗外所有喧嚣的蝉鸣——原来人间最沉的金石之声,是淬炼于泥土深处最本分的诚实。

蝉声依旧嘶鸣不息,仿佛在默默的土地代言。有时,在复核数据的深夜,窗外渐息的蝉鸣会化作一种背景般的低吟,陪伴着指尖在数字经纬间的穿行。每一个微小的数字都牵系着田垄的期盼、灶膛的温度。汇总、核算、比对、确认,这看似枯燥的

循环,却是对田野间那份托付的沉重回响。

踱步至窗前,目光掠过枝头。几枚蝉蜕伶仃地悬挂着,轻若无物,宛如蝉儿们卸下旧壳、振翅向更高处时,遗留给尘世的透明誓约。这空灵易碎的躯壳,竟让我想起那些被我们一一清点、记录、守护的数据——它们微小如芥子,却如蝉翼,承载着整个大地的重量;它们沉默如磐石,却以精密的经纬,编织着“为民调查,崇法唯实”的肌理。我们伏案核算的每一粒微尘,便悄然沉淀为祖国河山的基石;那源于大地深处的无声鸣唱,终将织就覆盖尘寰、永不啞哑的经纬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渠县调查队)

■ 邓鹏

夏日的喧嚣,总是被蝉鸣唤醒。那声音初如潮水试探,继而便汹涌澎湃,拍打着窗棂,也拍打着案头堆积的纸页。我埋首于数字的田畴,指尖在表格间游走,算珠的脆响竟与窗外绵延的蝉噪隐隐相和。这声响之下,流淌的是阡陌间起伏的麦浪,是农家里新收的芬芳。

蝉声在灼浪里沸腾,沿着田埂前行,阳光如密集的芒刺扎在脊背,蒸腾的热气裹挟周身,几乎令人窒息。汗珠滚落,衣衫紧贴皮肤,黏腻沉重。耳畔的蝉鸣是密集的鼓点,时高时低,偶尔戛然而一



莲叶何田田

刘小靖 绘

■ 拉追

父亲从未说过“我爱你”。康巴汉子的沉默像高原上的风,裹着酥油茶的醇厚,在54圈年轮里悄然沉积。他手掌皴裂的纹路里嵌着木屑、机油和松茸的香气。三年级因家庭贫困辍学,他攥着半截铅笔,在歪扭的算式里算出梁柱的斜度——那是他此生唯一的文化课,却足够让木头在他手里化作流云。

我们见过父亲最骄傲的手势:单掌托起五米长的木梁,食指在墨线上一划,电锯便沿着他心里的尺子游走。香格里拉的藏屋上,至今留着那些榫卯咬合的印记,像他从未说出口的承诺,沉默地撑起四壁。母亲说我们出生时,他连夜打了对包银木碗,碗底刻着藏文“格桑”——他说女子要像格桑花,根扎冻土、花向太阳。

父亲开大车运水泥时,驾驶室总摊着我们的作业本。海拔4000米的山路上,方向盘在冻僵的指间微微转动,后视镜里映着歪扭的汉语拼音,父亲在跟着我们学习汉语,好学并且持之以恒的学习是他给予我们最优秀的品格。小学

我的康巴父亲

毕业到城里上初中那天,他把攒了3年的松茸钱换成两套校服,藏青布料烫着红边,像大地上长出的红菇,他说:“穿上校服,好好读书。”

2018年秋,父亲攥着两张大学录取通知书,像捧着刚刨光的檀木。自动售票机的荧光屏刺得他眯眼,地铁玻璃门开合的瞬间,他下意识用身子挡住人流。首次入城,地铁如迷宫。只有三年级文化的“老木匠”竟领着我们换乘、出站,去了动物园。他指着铁笼感叹:“城里人把猴子圈起来看,在我们山上它们追着大车跑。”送走18岁的女儿们回家后的那夜,我那47岁的父亲蹲在老屋门槛前,摸出我们幼时的银项圈,反复摩挲。后来才知,那晚他对着高德地图“走”了整夜,把两个大学城的路线描了18遍。后来他学会交朋友,语音转的文字支离破碎,标点错乱——“希望我女儿两个。一切顺利,开开心心。”姐姐截图存进云盘,说这是阿爸的“史诗”,比《格萨尔王》更珍贵。

我的公务员拟录取名单出来那天,姐姐的教师编体检报告出来时,父亲都偷偷去寺庙供了盏酥油灯,比平时多磕3个头,当松赞林寺

的喇嘛对他“两个姑娘争气”,他本就黑红的脸上更是添了几分抑不住的神采。次年,姐姐带他去北京。53岁的康巴汉子初见天安门,脚踏长城砖。他仰头望城楼,脖颈上的皱纹如年轮。他登长城那天,秋阳把八达岭染成鎏金,他摸着城砖缝隙里的糯米灰浆,突然冒出一句:“这和藏屋打榫差不多”。那对在转经筒上留下凹痕的手,曾为我们裁过人生第一张课桌;那个在地铁站迷路的老汉,用木匠的直觉劈开都市的钢筋丛林;那条标点错乱的朋友圈,是他用半生心血刻下的最美经文。

父亲带我们经历无数第一次,如今我们带他见识新天地。他曾肩宽八尺,如今日渐佝偻。我们走得越远,他的身影越小,缩成一个黑点,却始终在视线尽头。木匠的手量过无数木料,却量不出女儿们飞了多远。当我们带着他的年轮走向更远的世界时,终于懂得:所有未出口的爱,都藏在54岁康巴汉子挺直的脊梁里,那曾是我们最初的山,如今依然是归巢的鹰最温柔的高峰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怒江调查队)